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6/1028
12 Dec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6年12月9日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1996年12月2日里斯本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彼得·奇赫伊泽(签名)

附 件

1996年12月2日

格鲁吉亚总统在里斯本欧安组织
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原件：俄文)

让我们从久远的历史说起——里斯本常使我们想起历史。

十五世纪末，划分着两个不同的时代。有一艘船驶离了港口，绕过了暴风角，为欧洲开拓了新道路。

这项比喻是人人皆知的：我指的是巴斯科·达·伽马的航行。他以新思想为罗盘，就是以发现新道路的思想引领着他的帆船前进。他真的发现了新道路。

在这一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我们也应当考虑以何种指导思想引领我们的航向。

两年前，我们在布达佩斯给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一个新的名字。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里斯本评价它的所作所为。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改名为“组织”，我们把我们的优先工作放在那里呢？用“欧洲大楼”来代替“欧洲小屋”，我们是否也将改变目前的形势？

没有宏伟的理想就没有宏伟的建筑！在程度上，这个宏伟的理想是否等同于使我们战胜冷战的理想？它能否指出新的远景，并经历世纪之末暴风雨的肆虐？局部战争造成的破坏的总和可能能与全球性的破坏等比。诉诸武力的民族主义或凶残的分离主义的残酷程度并不亚于纳粹的手法。

在赫尔辛基的箩筐中，没有一个不装有他们沾满鲜血的拒绝。

我代表的国家不是从电视上了解这些的。因此，我完全有权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答案是清楚不过的。我们在姑息罪恶政权，把它们等同于合法政府。我们受制于它们，听命于它们的指令。我们对它们造成的悲剧视而不见，逐渐接受种族

清洗和领土蚕食的结果。我们不敢把灭绝种族称为灭绝种族,也不敢把刽子手绳之以法,处以危害人类罪。

最后,悲剧连绵不断。以我国而言,从阿布哈兹到俄罗斯,然后到北高加索。

难以令人相信,这种情况发生在二十世纪之末,在战胜冷战取得最伟大的成就之时。

我要提醒大家,新的政治思想,也就是新的政治概念促成了这场胜利。这种新观念不是一个时代所独有。每个时代都涌现出新的想法,取得突破,迈入未来。目前并不欠缺这种能够保障整个欧亚大陆安全的想法。

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背负着冷战时代遗留的包袱。

目前,在地球各地都无穷无尽地讨论着各个联盟应该还是不应该扩大;无休无止地怀疑,“我们身处的世界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的呢?”同时,相随的争辩也出于于这些时代。这些危险的争辩带着敌对僵持的种子。

我国是一个小国。它是沧海中的一滴水珠,但却能照见整个大海。不论我们曾经遭受何种灾难,格鲁吉亚一如既往,依然坚守以和平政治解决冲突的原则。四年中,格鲁吉亚已从废墟中建立了一个文明社会,奠定了民主、市场经济和稳定的基础。今天,我们有稳定的国家货币、微不足道的通货膨胀、经济潜力正在恢复、国内总产值的年度增长率达14%。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我们的朋友、国际社会、和欧洲结构的支持下达到的。它们的效用至为明显,同样的努力也可用于其他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就。不过,这只是积极进程的初步征兆。危机尚未克服;我国还有数十万国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难民的境遇仍然惨不堪言。

许多事都显而易见。具体而言,没有一种屏障--不论疆界在那里--都不能与弃绝独裁之后的国家的经济复苏的威力和效率相比。除这种方式外,没有其他纳入欧洲结构的更好方式。除了扩大欧洲联盟到东欧和东南欧外,对这些国家也没有更好的安全保障。事实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欢迎这种做法。

对此,欧洲拥有一项关键要素,即它是一个拥有统一世界观的场所。从温哥华到

符拉迪沃斯托克,横跨两地之间的两极世界已经消失,以民主自由主义和尊重人权的哲学为基础的共同价值体系正在建立。

这项成就以及它所蕴藏的潜力都不应屈服于各种希望以势力平衡作为唯一安全保证的愿望。在欧洲大陆,欧安组织必须制定策略,保护我们的共同价值和文化遗产,并且消除任何冲突,包括各种文明的冲突。与这些策略同等重要的是应当担负责任,不得对我们的共同安全作出任何挑战,不论这种挑战是多么的微小。不论是一个政权、一群人或甚至是一个国家,只要敢侵犯欧洲安全,就必将面对无可逃避的惩罚。

要执行这项策略,欧洲已拥有一切,但除一件事之外,即赫尔辛基的各项规定必须有约束力,这才能保证各国普遍遵守。

因此我询问各位--各国代表--和我自己,“难道构想一份新的赫尔辛基文书,其最后文件将成为欧洲的最高律法,即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宪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吗?”也许这种想法太大胆了,但是我们现在在里斯本,这里每一件事都叫我们敢于大胆。这里卢西阿德的英雄们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他们曾经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真的吗?”。
